

西遊回憶錄

沈有乾著

上海
西風社發行



民國三十年六月初版

西遊回憶錄

每冊實價壹元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著者 沈 有 乾

發行人 黃 嘉 音

發行所 西 風 社

上海霞飛路五四二弄
霞飛市場四號
電話八五六四五

★紙價飛漲・暫加五成發售★

序

本書所記是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九年的事情，是零零星星在三年內寫的。因為動筆之前並無通盤計劃，先後作風當然不大一貫。原先在西風月刊陸續發表，這種弊病不很明顯，現在刊印單行本，又不能大加修正，唯一的補救方法是請求讀者切莫一次讀完。

因為本文的字數不大夠，一本書，搜羅了四篇附錄，也是發表過的。兩篇曾載西風月刊，『我所見的美國人與美國人所見的我』曾載宇宙風，『錯誤的標準化』曾載衆生。

一九四一年一月

沈有乾

目次

序.....	v
(一) 定名.....	(一)
(二) 宗旨.....	(三)
(三) 資格.....	(三)
(四) 準備.....	(四)
(五) 選科.....	(六)
(六) 擇校.....	(六)
(七) 治裝.....	(二)
(八) 船上.....	(三)
(九) 沿途.....	(六)

(十) 登陸	(三)
(十一) 到校	(二六)
(十二) 士大	(三〇)
(十三) 備刪	(三六)
(十四) 膳宿	(三八)
(十五) 費用	(四二)
(十六) 插班	(四四)
(十七) 上課	(四七)
(十八) 考試	(四九)
(十九) 課外	(五一)
(二十) 參觀	(五五)
(二十一) 天象	(六〇)

(二十二)	待遇	(六)
(二十三)	暑校	(七)
(二十四)	借讀	(七)
(二十五)	奇遇	(七)
(二十六)	哈大	(七)
(二十七)	哥大	(七)
(二十八)	新校	(九)
(二十九)	協進	(八)
(三十)	紐約	(八)
(三十一)	華府	(八)
(三十二)	旅行	(九)
(三十三)	瀑布	(一〇)

(三十四) 坑原	(105)
(三十五) 歸途	(110)
附錄一 中美文化之異同	(116)
附錄二 中學爲體西學爲用	(133)
附錄三 我所見的美國人和美國人所見的我	(137)
附錄四 錯誤的標準化	(139)

西遊回憶錄

(一) 定 名

我從中國到美國是向東航行而去的。

從本位文化立場講，在東夷之西，西戎之東，南蠻之北，北狄之南的中國，到了歐美人士的言論或著作中便成爲非但是東方的，而且是遠東的支那。美洲我們始終覺得是在太平洋之東，他們却認爲是在大西洋之西。惟有廿五年前曾經見過一張『姚明輝製』，『定價四萬萬元』的地圖，居然切實履行若干作家的宣言，承認世界文化中心已從大西洋移到太平洋，竟毅然決然稱舊半球爲西半球，新半球爲東半球。可惜那種太平洋本位的地圖我迄今尙未見到第二張，更不知有多少人連一張都未見過。

這本月刊的材料大部份譯自東風吹來的美國雜誌，但仍然採用『西風』的名稱，我寫了東遊的回憶，當然不得不將錯就錯地定名為『西遊』記。

反正現在世界上的人類大半都以標準化的錯誤（參閱附錄）為他們立身處世的根據。人家正在用整軍的方法求和平，用轟炸的方法求親善，我何妨用西遊記的名義記東遊事迹，來湊湊熱鬧。須知只要先把魚捉來放在木頭頂上，『緣木求魚』確是最簡便的辦法；假定肯多費時間，繞道南北極，——又能夠不凍死——『南轅北轍』也不一定有什麼矛盾。

（二） 宗旨

不消說得，我赴美目的是求學。不過我乘便也會參觀過工廠，遊覽過名勝，參加過學術年會，甚至演講過有關中國的題目，希望不要因此有人以為我是專門出去宣傳，講學，代表，或以考察實業的名義旅行遊歷的。至於求學何以要

出國，出國何以要赴美，那却與『宗旨』無關，應當在『理由』一節回答。但這節是本篇所不備的，因為那兩個問題不是我能回答的，並且我也並無回答的責任。我只是在小學畢業的時候服從家長命令，投考清華學校，幸被錄取罷了。當時的清華學校完全為預備學生留美而設立，一經考進之後，休想不留美，因為那比『騎虎難下』還難。

(三) 資格

所以我是以清華畢業生的資格留美的。取得這資格的關鍵是考進清華學校。我那時雖已在小學讀過三年半的英文，但程度非常之差，幾乎不敢去考。後來能被錄取，大概因為國文尚算清通，算術居然毫無錯誤，且在最短期間繳卷。在南京初試時史地也是考的科目，但大概不佔重要地位，因為我記得地理繳了半本白卷。一個題目問中國四大平原的名稱。我的答案只是把原來的問句改為那時尚未

通行的填充式試題，寫了『中國四大平原爲』七個不成句的字之後，便像近年夏天常見的投考青年們那樣，在考場中呆若木雞般坐了整個鐘頭，既不捨得繳卷，又不能想像下面應當寫甚麼。那時也太老實，不曉得通融辦理，把平原所佔的省份寫幾個下來。

南京初試錄取後，到校時尙須複試。複試的算術題用英文，題目的意義不清楚，只得憑着猜測解答。後來從研究算術心理的專家處曉得，這種情形是很普通的。一個不能理解應用題而常得正確答案的學生會有這樣的口供：『若數目不止兩個，我把他們加起來。若只有兩個數目，我用減法，除非有一個數是很小的。如果這樣，我就用乘法。但倘若可以除得盡，我就用除法了。』這也就是我當時的秘訣。

(四) 準備

取得留美資格與啓程赴美之間經過九年的準備。唯一遺憾是回國之前未能得着同樣充分的準備。

當時的清華原分中等科四年，高等科四年。八年工夫好不容易要終了的時候，同級的一部份因為全校同學罷課尙未終止，未參加畢業考試，學校當局就添了一班大學二年級——原有高四改爲大一——罰我們多留校一年。但後來又把這辦法取消了，所以我們那級同學有空前絕後的特別充分準備。

有一位教育家曾在教育刊物裏誤列清華爲教會學校，鬧了一大笑話。但當時的清華除了不是教會學校而外，確乎一切都像教會學校。通常所認識的教會學校特點並不是他們的宗教色彩，却是他們的洋氣。清華的洋氣，確乎十足。凡可以用英文的地方，未有不用英文的，甚至不應當用英文的地方，也不免常用，例如校歌，兵式操的口令，以及傳說中某同學的家信。在這種情形下活了九年，用英文讀書，聽講，發言，作文，自非學會不可。此外，美國的風土人情，禮貌儀

式，也學了不少。

有時我幾乎感覺我們的英文用得太多，學得太好了。用得太多的弊病是非用不可，在不懂英文的人面前也不免夾着英文講話。學得太好的弊病是美國人的不通地方可以看出來，有時非常不好意思。記得我在論文裏有“Logical analysis as well as experimental observation shows ……”一句，教授將最後的s去掉，弄得我非常之窘，只得將“as well as”改為“Both …… and”敷衍過去。有一位同學曾在美國參加優生學家的集會，會中有人提出，“eugenic”這字前面爲甚麼不用“an”而用“a”，大衆不知所對，那位同學倒很明白。但請問：他應當講出來還是不講出來好？

(五) 選科

在我們尚未輪到畢業的時候，清華畢業生留美修習的學科必須與校長共同商

議之後決定。據說，校長從無改變意見的必要，或者，換句話講，學生從無堅持意見的可能。這當然是一種好現象，因為就大體講，學生的意見總不如校長的值得堅持。

在我們已經畢業赴美之後，清華設了一個職業指導部或處，請人負責指導將近畢業的學生。至少在理論上，科學方法的指導應當比個人指派的效果更好，但這兩種益處我們那級同學都未得到。

那時學校裏正忙着換校長。彷彿青黃不接的時期，我們自己的幻想成為最後的正式決定。的確，我們也聽過幾次『職業指導』的演講，但那些演講是絕對不能發生指導的作用的，因為每一位專家都說中國缺乏他那種事業的人才，每一位專家都說學他那門學科的人應當德智體三育兼優，從這種議論當然不能得到誰應當學甚麼的根據。

我當時所選是心理學，大概就是因為感覺到選科的困難，以為心理學能夠指

導我解決這類問題。但一經選定心理學之後，選科的困難當然不復存在，我後來也並未專門研究職業指導。

至於心理學究竟是不是我最適宜於研究的學科，我迄今未能決定，或者永遠無法決定。很多時候我覺得不是，那倒並不完全是在夏天說冬天好，在冬天又說夏天好的那種心理。我後來曾經學過一些統計學和論理學，對於這兩種學科的興味似乎比心理學更加濃厚。不過統計學普通與經濟學連在一系，論理學普通與哲學連在一系，教學研究的機會比較少，否則或者已經替代心理學而成為我的主要工作了。

(六) 擇校

選擇學校比選擇學科更不容易，一則學校比學科多，再則甲校與乙校的差別往往不如甲科與乙科的差別明顯。我們選擇學校的根據不外乎以下幾點：各校自

印的『概況』一類刊物；王編英文留美指南；校內教師的經驗與意見；在美朋友的通信。此外，有些美國學校在清華的刊物上登有歡迎中國學生的廣告。記得某校廣告中有『兩性的男女兼收』（“Men and women of both sexes are admitted.”）一句笑話，至今未能忘却。但這種廣告對於我們大概並無多大影響。

概況一類刊物只是備查的，對於毫無成見的人當然毫無用處。但在已有相當眉目的時候翻翻，也可以免去不必要的錯誤，學文學的不至於誤選理工學院，男生不至於誤進女校。

留美指南一書似乎最有用處，因為各校情形並列，除了校址，氣候，學科專長，還有生活費用的估計，中國學生的待遇等種種題目，都是我們所最要知道的。各同學的最後決定，恐怕得力於這本書不少。但過分相信了它也會上當的，因為書中各種消息是用問卷方法從各校的中國學生打聽來的，而他們的見解必然地缺乏共同的標準。生活費用的估計往往只是個人生活程度的反映，美國人的

『親善』或『鄙視』態度大部份也決定於自己是否善於交際或不懂禮貌，未必是客觀的事實。

教師可以按照他們的意見分爲兩派，一派勸我們進規模小的學校，一派勸我們進規模大的學校。人少的學校有種種好處：師生間有親切的接觸，中國學生有參加課外活動的機會。好些同學在到校之先用電報通知了確定時刻，使得校長或其他教職員親到車站恭候的光榮，中國學生被較小學校的重視即此可見。太大的學校剛剛相反，一課堂可以多到幾百個學生，教授的面孔也看不清楚，課外如想見他，約定了時間還得等候輪到你，平常的問題都由助教解決。但大的學校當然也有好處：好的教授，好的實驗室，好的圖書館，都是小的學校所不能及的。好在大小兩種方針並不絕對衝突，多數同學採用先小後大的折中方案。

我爲甚麼選了士丹佛大學（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），說起來是很有趣味的。我們在高等科一年級的時候，一位美國女教員介紹我們和美國